

Mika Chou

# 周美花

用藝術打造文化的遺產

文／洪威詰 圖片提供／周美花  
訪談首次刊載時間／2013年6月於《藝術認證》第50期

---

周美花在2010年頂著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的油畫及壁畫博士光環回國，旋即引起了廣大的注意，她不僅是第一位留日取得藝術博士的原住民，也是國內少數至義大利參與古羅馬壁畫修復的藝術家，善長透過油畫、岩彩、馬賽克鑲嵌表現原住民文化題材，作品具有古典的風格與瑰麗的色彩，而經過日本、義大利的文化洗禮與嚴格的學術訓練，使她成為國內少數可透過藝術史觀來關照自身文化的藝術家。

## 輾轉多折的求學之路

周美花出生於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部落，家裡有七個兄弟姊妹，她排行老么，與兄姊的年齡差距甚大，使得她與家人的「原住民生活」帶有世代上的落差。「全家都有原住民名字，就我沒有，我是一直到念完博士回來，才有了Imi（伊米）這個原住民名字。」父親在周美花未滿三歲時就過世了，從小家境清寒，家族成員的學歷大多只有國小畢業，也因此對她寄予厚望，希望她能受良好教育，至少念到高中畢業。然而，周美花雖然從小就浸淫在閱讀的世界，但她的求學之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曾歷經棄讀轉學與錯過大學聯考等考驗。



周美花在十一歲時（1990年）經歷了一場風災，歐菲莉颱風重創了花東地區，土石流一路淹到家門口，使她目睹了鄰人的慘劇，在她心裡留下深刻的災後陰影，因此國中畢業後，先到了高雄念藝校，隨後放棄，又回到花蓮轉念護校三個月，就受不了對血與傷口的恐懼，即返鄉就讀海星中學的美工科，也促使她踏上了藝術之路。

「我並不是從小就愛畫畫、沒事就塗鴉的那種小孩，一路上都是師長們的鼓勵與指引。」周美花談到，影響她最大的一次，是老師發現她畫水彩的方式，顏料用得特別厚，不像一般學生以渲染的方式繪圖，因此鼓勵她學習油畫，展現她繪畫上的天賦。沒想到，就在大學聯考前，她頸部生了腫瘤，雖然經手術摘除後健康無礙，但也使得她錯過了「末代大學聯考」。

「由於二姐在日本的餐廳工作，財力上可以供我讀書，鼓勵我前往日本繼續升學。」周美花表示，會去日本念書，主要來自二姐的建議，其實家人一開始並不支持她要花那麼多錢到日本讀書，因為二姐寄回家的錢亦是全家主要的經濟支柱，況且這些錢是二姐犧牲自己的求學之路換來的，然而在二姐的堅持下，一定要讓周美花繼續向上深造，留學增廣見聞，終於使周美花在2000年時留學日本。

### 留日深造 探究文化精髓

周美花先去日本念了一年語言學校，再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但她的日文當時還不是很好，所幸面試時高中時代美工科的作品獲得賞識，考上了京都精華大學西畫系。由於生活開銷有二姐的支持，周美花在大學時代不僅沒有任何打工，每年還都拿到了獎學金，全心投入藝術的學習。



「雖然我會聽、會說族語，但其實從小對於原住民的傳統文化、神話並沒有那麼深的研究，因為那只是生活的一部份，我是一直到大四做畢業專題時，才開始研究自己的文化，成為創作的方向。」在學習的過程，周美花慢慢有了自覺，體認到「自己是來學人家的技術，不是來模仿他們的文化」，因此她將原住民文化內容表現在畢業展的 150 號大圖上，也引起了系上老師的興趣。教授認為，她作品中的原住民文化元素，更適用古典的壁畫技法來表現，因此特別將她介紹給自己在東京藝術大學的好友—馬賽克壁畫專家工藤晴也老師，希望她能帶作品前往面試。

雖然周美花想繼續念研究所深造，卻沒想過會被教授推薦前往去報考日本藝術的第一學府東京藝術大學研究所，因此她一開始感覺壓力龐大。在創作上，是從油畫轉入壁畫這個專精且冷門的領域，獎學金仍是申請到的，還要離開熟悉的京都，重新適應東京的生活，加上東京藝術大學以教學嚴謹、畢業困難稱著，使她在應考過程中，不時萌生放棄的念頭，就此打道回臺，所幸她憑著最後的堅持與工藤晴也的賞識，2005 年擠入了東京藝術大學研究所的窄門。

周美花坦誠，研究所面試時，工藤晴也對她考試作品的技法並不滿意，因此頭一個學期就是幫她找了一個專屬的模特兒練素描，就這樣

畫了整個學期，這期間常常刁難她繪畫上的小毛病，加上工藤晴也總是不苟言笑，因此在研究所的頭半年，放棄的念頭仍沒停過。

有天，周美花向助教訴苦：「不知要這樣畫多久？現在放棄有用嗎？回去可以做什麼？」沒想到助教對她說：「老師對於你所懷的文化背景寄予深厚的期待」她才瞭解到，原來工藤晴也在面試時，被她作品中的原住民元素所感動，因此錄取了她，就是希望她在創作原住民題材上有更進一步的發揮，在技巧上能更具「古典味」。由於對周美花抱有很高的期望，所以平常是一班或好幾個研究生共用一個模特兒，老師卻不惜成本，使她享有專屬模特兒的「禮遇」，就是要將她的畫技提升到更高的水準，可說用心良苦。經過了半年多的磨練，周美花逐步達成了工藤晴也的要求，才看到老師溫和的一面，也讓她體認到藝術創作的訓練，唯有經過嚴謹的作法，在技術上不斷的要求，在創作上才能產生微妙的變化。

周美花在 2010 年拿到博士學位，本來畢業後要去日本新設的一間國際交流藝術中心工作，但發現那是行政職，而自己想做的是藝術創作，索性回臺，也趁此結婚生子，邁入人生下一階段，周美花笑說：「由於懷孕的關係，所以回臺後創作的作品，尺幅都不大，形式也較簡單。」

回首在日本十年的藝術學習路程，周美花曾跟隨老師到義大利參與古羅馬壁畫的修復工作，感受到世界文化遺產偉大的藝術成就；她更佩服的是，像壁畫這麼冷門的技術，在日本卻不因沒有市場就不存在，反而將這門技術當作珍貴的文化資產，使它專業化，增加它的深度與廣度，這樣的態度，也讓她學到更珍惜自身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與工藝表現。





〈動物的祭典〉 (200 號) 油彩、拼貼 2009

### 多義指涉的構圖，古典瑰麗的風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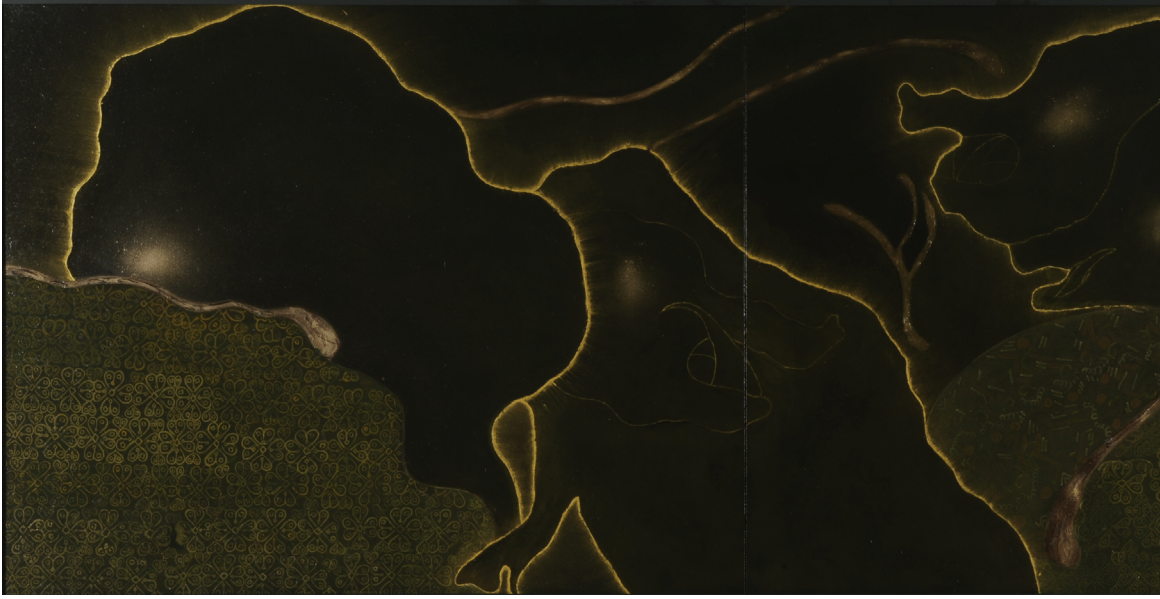
研究所時期，周美花鑽研壁畫技法知識，研究題目是祖靈的神話，風格表現上則是追尋古典的韻味。周美花在 2005 年的作品〈紋面〉，是她初次將原住民文化與馬賽克結合，鑲嵌的大理石色彩素雅，形成樸拙的線條，仿似古羅馬時代留存下來的西洋壁畫，然而在畫面上可看到紋面的原住民女子，身體以有機線條與背景融合在一起，內容講的是原住民女性紋面之後，就生根在部落，產生緊密的聯繫。

在 2009 年畢業展的系列作品，可看到周美花進一步將岩彩運用在油畫作品上，反射出礦物顏料的光澤，畫面更為精緻亮麗。周美花睹物思鄉之作〈收穫祭〉，在畫面上可看到木瓜、蓮藕、小米等各種蔬果作物，並隱約組合成台灣的形狀，金華色的穀粒從籐編的籠裡滿溢而出，象徵今年的豐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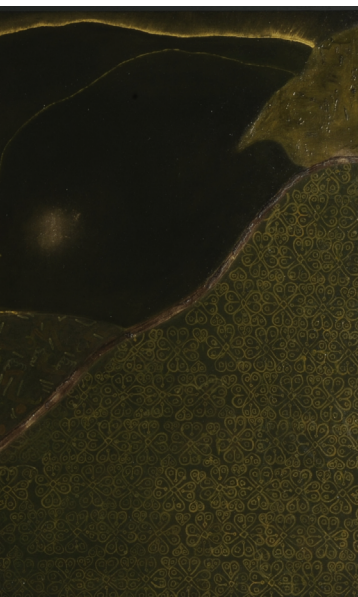
周美花最具代表性的幾件大型畫作，常使用緊密交疊的物件，產生複雜的構圖，背景上亦常以有機的線條或符號佈滿整個畫面，藉此產生模稜兩可的圖案，形成一種觀賞上的趣味。如 2009 年的畢業作品〈動物的祭典〉，她將各種動物的眼睛與頭部輪廓疊組起來，最上方為人眼，依序而下可發現禽鳥、豬、牛、猴等動物，最下方紅色的部份則是飛鼠、羊等動物的屍體，象徵著動物們最終的宿命，這些交疊的動物又彷彿組成某種巨大的生物，照看著觀者，人類雖然位居高位，卻又隱含著與動物形成共同的生命體，擁有相同的命運，意寓著人類需反思關注自身與生態共存亡的連結。

在〈生存〉（山豬）這件作品中，周美花改以簡化的線條描繪山豬的形體，光暈代表山豬的眼睛，四周以繁複的紋飾代表自然叢林。對原住民而言，山豬不僅是重要的食物來源，也是節慶、祭





〈生存 (山豬)〉 油彩、畫紙 324X130.5cm 2009



典的要角，是文化傳承的重要元素，而周美花描繪的山豬以曖昧不明的形體隱匿於山林之中，恰如現今原住民文化的生存處境，以有形無體的方式存於當代社會。

#### **讓原住民文化成為世界遺產！**

周美花認為，藝術代表的是一個族群的涵養，絕不能故步自封，更重要的是在知道世界有多廣之後，要確立自己的定位。她指出，傳統的原住民文化中並沒有藝術的概念，有的是生活工藝、民俗工藝，這些工藝品中所具有的視覺符號是為了辨識之用，而非為了產生心靈悸動。周美花認為，藝術是產生心靈撞擊之事，因此在發展原住民藝術上，是需要要在生活上產生深切的認知，再經由技術將意念轉換為藝術，在這轉化的過程中，所使用的媒介是重要的，原住民藝術的其中一個要點，也就在於如何使用適當的媒材，呈現民族性的問題，周美花也希望未來能夠透過田野調查，整合龐雜的原住民元素。

周美花目前的計畫，除了維持每年舉辦個展外，就是透過花蓮當地的大理石、玫瑰石等石材，進行大型馬賽克壁畫的創作。她指出，原住民過去的文化遺跡，留存下來的很少，而壁畫不僅可表現出年代感，亦能將圖像留傳數百年以上，因此她希望可以將原住民的神話故事，透過壁畫的方式保存下來，「我回臺灣的最大夢想，就是希望原住民文化也能像古羅馬壁畫那樣，成為世界遺產！」